從天使島談起

楊繼良

域外漫筆

我出國前認識一對夫婦，丈夫是白人，二戰時美國空軍飛行員；妻子鄧慈美博士，出生廣東，襁褓時移居美國。她最近來信說，七月份趁美國國慶長假，鄧氏家屬四十五人，專誠從美國各地到西海岸三藩市集合，訪問天使島，紀念先人移民的艱辛。這個島在三藩市附近，稱爲「天使島移民站」或「移民拘留所」，是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年間來自亞洲（當然主要是華人）的新移民的必經一站，華人在此被拘往往經年累月。五十多年前，她的父親在這裡被拘留四十天，母親被拘一個星期。她說，眞難想像當年華人擁擠在難以插足的小室、如此可怕的伙食條件下活下來的。我知道，她父母始終不會講英語；母親勉強學了幾句西班牙語，在加州經營一家主要招攬墨西哥移民的雜貨舖；培養九個子女，卻都有高學歷。我初到時，在伯克萊的加州大學當訪問學者，她的一位有博士學位的弟弟，專門爲我請院長吃飯，希望能延長我的訪問時間，盛情難忘。吃盡辛苦，但寄希望於給孩子們最好的教育，這是典型的華人目標。從美國一八四八年「淘金潮」開始，美國就制訂各種專門對付中國人的歧視法規。一八五〇年的礦工執照稅法、一八五四年加州高等法院把中國人和黑人、印第安人歸爲一類。一八八二年，在美國經濟不景氣、失業嚴重的年份，通過《禁止輸入中國勞工法案》，除官員、教師、學生、商人和旅行者外，一律禁止入境；已入境的華人，不得入籍。此法案到一九四三年才廢止。天使島拘留所於一九一〇年開始運作，曾拘留在此的移民中，中國人佔百分之七十。

美國的移民最初大多來自歐洲，十七世紀以後，主要通過紐約附近的愛麗思島入境，手續比較簡單，在島上停留的時間從幾小時到幾天不等。要回答二十九個問題，包括姓名、職業和專長等，隨身帶來的錢財必須在十八美元以上。看來比從西海岸入境的，寬鬆得多。有病的，會被送入島上的醫院。大約有百分之二被拒入境者，死在醫院裡。於是愛麗思島也被稱爲「淚流之島」、「心碎之島」。出得拘留所，有一道木柵門，親友在此等候、歡迎過得關來的新移民，被稱爲「親吻站」，至此，才算是舒了口氣。

隨着聯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巴拿馬運河於一九一四年開通，原先從三藩市入境者，會繞道運河到紐約入境，愛麗思島於是也拘留從亞洲來的移民。這兩處移民站，分別於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四年關閉。愛麗思島經塡地後，現在成爲自由女神像的所在地。神像的藝術形象確實很感人。導遊說，初次進港者遙望這座高舉火炬的神像，看到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希望。這話從我這個歷史上備受歧視的華人聽來，實在很有諷刺意味。鄧女士父母含辛茹苦培育子女的故事，使我想起有一位上海的高級職員，在一九二三年前後，抵押了唯一的財產——自己的住宅，爲取得美國教會獎學金的十七歲的長女買了張頭等艙位的船票，避免被送往島上拘留。可見，把子女的教育看成爲家族的頭等大事，必傾全力；凡是華人，無論貧富，莫不如此。但如果不是自己的直系親屬在拘留站有十分艱苦的遭遇，就不可能如鄧女士一家人那樣感同身受了。

在一八五〇年美國的淘金潮和其後美國和加拿大建築橫跨全境的鐵道中，大量華工來到這兩個國家；即使通過了移民審查這一關，前面還有不堪的虐待等着呢。這兩個移民國家都有過這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但是，人家不加諱飾地保留、維持着這些遺址，供後人瞻仰，那也不能不說是深沉的道歉。加拿大政府在上海用一千枚道釘串搭建成的紀念碑，顯示了懺悔和消滅種族歧視的決心。在這件事上，知恥近乎勇，使我不能不對他們刮目相看。

水落石出　丁　建攝

內地第三次移民潮

蕭　愚

繽紛華夏

「窮人偷渡，富人移民」，這是內地網民對當下中國人期盼走出國門的一句調侃。但就現實來看，窮人偷渡的現象已經較往昔減少，富人移民卻是時下內地發達地區一個熱衷的話題。有輿論稱，第三次移民熱潮正如火如荼。自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被公認的移民潮有兩次，一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實施「開放路線」後，隨着海外訊息的流入，不少中國人被發達國家和當時的中國在經濟上的懸殊差距所影響，率先開始走奔海外，這就是第一波「移民熱」。

第二波「移民熱潮」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是以赴海外留學爲主要形式，主力以年輕人爲主。其中相當一部分學成後定居海外。

上述兩次移民多是以「窮人」身份，到發達國家去「淘金」、「鍍金」的。

但眼下第三次移民潮的主體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們多是新富階層與知識精英。

據招商銀行發布的《二〇一一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百分之二十七已經移民，百分之四十七正在考慮移民。」而「近百分之六十接受調研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據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統計資料顯示，二〇一〇年，來自中國內地的投資移民申請共七百七十二人，居全世界之最；二〇一一年投資移民美國的移民中，中國人佔了四分之三，在二〇一二年的第一季度依然增勢強勁，第一季度收到的新申請數相當於二〇一一財年全年的百分之七十三。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務部負責人稱，二〇一〇年中國內地通過投資移民方式成爲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數佔全部投資移民的百分之六十二點六，達到二千零二十人。富了的中國人，爲何如此熱衷移民呢？胡潤研究院與中國銀行私人銀行聯合發布的《二〇一一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對內地十八個重點城市富豪的財富狀況進行了調查。白皮書對富人們移民的原因分析認爲：子女教育是海外投資的最主要目的，因子女教育而進行海外投資的高淨值人數高達五成；想通過投資方式實現海外移民的人數排在第二位，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二。

除此之外，一些富人對國內生態環境、競爭壓力、經濟預期、食品安全等方面存在某種顧慮，也是移民的一個因素。富豪群體的移民，從現實影響上看就是內地高端人才的流失與財富向海外的轉移。但可知的是，越來越多社會精英人士手持綠卡，但仍在國內經營企業或者工作。他們只是爲了謀求一種身份認可，人和資產還在國內。

移民加拿大的楊先生說，移民是爲了孩子的前途和自己能過上理想的「第二人生」。他認爲，隨着國際化浪潮的到來，跨國公司將工作機會帶到全球各地，才催生了新一輪移民潮。他希望孩子有良好的國際教育背景，將來能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擇業，但孩子將來的第一選擇仍然是中國。

同樣移民加拿大的老李卻有些困惑，「年齡不上不下，機會也不上不下。幹，我也可以再幹些年，加拿大也有一些朋友，大家也總是在商量着一起幹些什麼。不過一切都沒那麼容易。」移民後的老李語言不通，生活起來還是不那麼習慣和方便。「混不到人家的主流社會，準備養老吧。移民還是繼續留在國內，都只是一種選擇，各有各的難。」老李有些自嘲地說。

前輩記憶中的魯迅

葉　周

文化經緯

近日翻閱一本出版於一九四三年的文壇史料，編者是楊之華。她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瞿秋白的妻子、著名的婦女活動家。他們夫婦倆曾是魯迅的摯交，瞿秋白離開上海被捕前，曾在魯迅家住過。在楊之華編的這本文壇史料中，其中有一輯文章是關於魯迅的，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在我的記憶中關於魯迅的知識來自大學中文系的課堂。魯迅的小說深刻地勾畫出中國人民族的劣根性，他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從他的作品中，我認識了阿Q，一個浙江紹興的潑皮；也認識了祥林嫂，一個命運淒慘的村婦；還有被舊科舉制度毀去了的孔乙己；也認識了那個爲了給兒子治病，不惜用饅頭蘸着先烈鮮血的懵懂老漢華老栓……我也由此認識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我也從毛澤東一九四〇年發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看到了他對魯迅的高度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可是當年和魯迅共處於一個時代，有交往、有聯絡的前輩們，他們筆下的魯迅，顯然和我從書本上所認識的魯迅有所不同，他們爲我描繪了一個更具人性，更眞實的魯迅。

魯迅在世時曾寫過許多如匕首般的雜文與敵人爭辯，也與曾經的友人爭辯，有的友人爭辯後就視同陌路。現在回過來看有些爭辯是由於各人的立場觀點不同，有些卻是個性差異。有一篇亢德的文章《魯迅與林語堂》中說起魯迅與林語堂的爭論，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爲翻譯問題。「魯迅先生勸語堂先生致力翻譯的信，我曾看過，大意是中國切需西洋文學的介紹翻譯，以語堂先生之英文，如能致力翻譯，不特目前有用且有益於後世，言辭極為懇切，語堂先生的覆信，我沒有看到，據他說是答以目前擬介紹中國文學到西洋，俟老年再介紹西洋文學給中國，意思也絕無向老年的魯迅先生開玩笑。後來不知怎麼一攪，據說魯迅先生是認為語堂的覆信是罵他老了，為之大怒。不過據說只是據說，在《魯迅全集》中沒有隻字提及過這件事。」據亢德所說：林語堂對魯迅是尊敬和了解的，在他的文章和談話中也沒有謾罵過魯迅。「他敬佩魯迅先生的學力觀察之深。他認為魯迅先生的易怒多疑，是因為身體上的疾病所致。」

後來林語堂去了美國，在美國常年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一九三五年開始，在美國用英文撰寫《吾國與吾民》、《京華煙雲》（一九三九年）、《風聲鶴唳》（一九四一年）等作品。《吾國與吾民》一書對中國的傳統思想、哲學和文化藝術，對中華民族的性格、精神作了獨到深刻的敘述，並與西方的文化做了相應的對照。該書在歐美引起廣泛關注，成爲歐美人士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著作。林語堂始終延續着他年輕時代追求，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並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與魯迅在不同的路徑上堅持自己的選擇，進行着不懈的探索，同爲中華文化的薪火傳遞者。

關於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魯迅的好友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曾有一段記錄：「北京的五四運動時，魯迅擔任北京女子師範的教授，運動相當熾盛時，許女士站在女學生之前頭，搖旗吶喊，颯爽的發揮了女鬥士的面目。」

有一天魯迅到內山的家，他說：「老闆，我已結婚了！」內山就問他是和哪一位？魯迅就說：「那個姓許的，因爲人家都在造謠，我本不想結婚的，因爲對她不住，所以結婚了。」內山就不解地問：「夫人不是在北京嗎？」沒有想到魯迅回答得很乾脆：「唔，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魯迅的回答是直率而具有個性的。他毫不掩飾自己對於中國傳統舊婚俗下自己婚姻的不滿。儘管他並不拒絕做一個孝子，也不願違背母願。但是當他遇到了許廣平，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重新結婚。爲了保持他的新的婚姻的隱秘性，魯迅想從原先住的景雲里搬家，顯然魯迅感覺到「有危險相迫」。內山建議魯迅搬到他家來，魯迅說：「你那裡中國人出入的很多，不甚方便。」可見魯迅對於中國人的「閒言碎語」十分厭惡的。在文學見識上，他尚還能容忍你來我往的筆戰，而在個人私生活上，他則不得不做一個「隱士」。後來內山推薦了一處外國人較多的住處，魯迅倒很喜歡。隔壁住着一位英國人，對面住着兩位日本人。魯迅的門上則貼着內山的名片。這樣也一直沒有人知道裡面住的是魯迅。可是好景不長，後來許廣平被人追趕，住處暴露了。魯迅不得不又搬家。去了一處地方，因爲沒有房間，只能住在茶房裡，許廣平又生了孩子。於是三人住在「移身也會碰到頭的窄房子裡。這樣沒有一個人知道魯迅先生就在這裡。他日常幾乎潛伏於地下。後來這樣的事發生了三次，而毫無辦法，結果搬到我家三樓，在狹窄的地方起居，過着和軟禁無異的生活。」

（上）

汪莊秋色　（攝於西湖）楊芳菲

偶見畢淑敏

延　靜

人與事

幾天前去北京麗晶酒店參加由中國外交學會主辦的中韓未來論壇，因爲到得早，隨意瀏覽放在座位上的名牌，無意中看到作家「畢淑敏」的名字，心中暗喜，這下有機會與她見上一面。其實對中國作家的情況，我了解的很少，但有幾個人我又印象十分深刻。年輕時，我曾崇拜過劉紹棠、從維熙，後來進入外交部門工作，也就沒有時間和機會再考慮這些事。即使如此，「文革」之後，他們兩位復出，我還是迫不及待地找到他們的作品一讀爲快。劉紹棠英年早逝，我沒有見過，但從維熙我曾登門拜訪。與王蒙的相見也很有趣，那是一次赴首爾參加論壇，在機場出發時意外地發現與王蒙同行，而且一個多小時的飛行中與他並肩而坐，當然暢談不止。畢淑敏的作品我讀的很少，但從《北京晚報》她的專欄文章中了解到，她曾是一位醫生，後來成爲專業作家，這引起我的很大興趣。所以我一直期待有機會見到她。

這天，畢淑敏來的較晚，是一位中年女性，身體微胖，面龐明朗，動作爽利。待她落座後，我匆忙過去寒暄：「久仰大名。」她接過我的名片，看後說：「很高興認識您。」論壇馬上開始，我們沒有時間交談。

中午自助餐，我與畢淑敏坐到一起，有機會與她交談。原來她是在軍隊學的醫術，後來曾長期到西藏工作，先做衛生兵，後做醫生。她當時看到一些作品寫西藏，但覺得寫得不好，沒有反映出西藏的眞實情況。於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發表了中篇小說《崑崙殤》，這是她的處女作，而且從此一發不可收，於是她放棄醫生職業，成了專業作家。她寫的作品，大都與她出身醫生有關。截至現在，她已出版多部長篇小說，還寫了不少散文、評論，達三百多萬字。

畢淑敏興趣廣泛，時值倫敦奧運轉播，我問她是否收看，她爽快回答「當然看，應該關心。」對於金牌的歸屬，她還有她的看法。她認爲，丁寧可能本來就認爲，她會戰勝李曉霞，獲得奧運冠軍，因此比賽中出現問題，情緒波動很大，以至失去控制。而王皓就不一樣，他對獲得亞軍有所準備，表現從容大度。她認爲，比賽中什麼可能都會出現，不能被金牌所累。我問她，寫了這麼多作品，你比較滿意的是哪一部。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訴我，她最近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花冠病毒》，如果願意可找來看看。她告訴我，這部書出版後，她送給一位朋友，沒想到這位朋友看起來就放不下了，直到看完。病毒本來是有害的，但她特地給它加上「花冠」的頭銜。我向她致謝，心裡想「又是一部與醫生職業分不開的作品」。

吃過午飯，畢淑敏就匆匆離開，因爲她次日還要去新疆。「所以我上午作了簡短發言。」她留下了這句話。去年，畢淑敏曾應外交學會之邀，隨團去首爾參加了中韓未來論壇。這次即將遠行，她還趕來參加論壇，可見她的責任心，也可見她對中韓關係的關心。

壺口生煙

王誦詩

天南地北

下午六點多鐘，到了黃河壺口瀑布停車場，一下車，就聽到瀑布的轟鳴聲，如萬馬奔騰，嘶嘯長空，那絕無僅有的轟鳴聲激盪着我的心胸，好像心中也有瀑布，激起萬千浪花，許久不能平靜。抑制不住興奮，我迫不及待地走進黃河的河床，撲入母親黃河的懷抱。河床都是裸露着天然鋪就的岩石，坑坑窪窪，高低不平。皺褶坑窪裡，還留下一撮撮黃色的細沙，這是前些日子，幾場強降雨之後，大水漫流過去的痕迹，踩上去，堅硬不失柔軟。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窩洞，這是多少年來黃河之水沖旋而成的，水滴石穿，柔能克剛，在這裡得到了印證。窩洞裡貯存的水是清清的，晶瑩地閃着眼睛，靈動無比。

滾滾黃河之水九曲十八彎，但到這裡是直南直北，河面寬闊，地處陝西省和山西省交界處，河東是山西吉縣，河西是陝西宜川，我們是在陝西這邊看瀑布的，河對面，遊人也不少。

兩岸青山相對出，三百多米的河面，擠擠挨挨的黃河之水，混混濁濁，就像燒開的水裝在一隻碩大無比的壺裡，汩汩滔滔，從北向南，浩浩蕩蕩，鋪天蓋地湧來，爭先恐後地擠到三十多米寬的壺口，沸騰着，鳴叫着，迅疾灌入不知多深的槽溝之中，落差也就三四十米吧，騰起靄靄的煙霧，時高時低，時左時右，纏繞着，飄蕩着，經久不散，蔚爲壯觀。河水在長長的宛若瓶頸的槽溝裡沖撞，也像開了鍋似的，傾瀉而下，奔流到海不復回。壺口瀑布，《書・禹貢》中曰：「蓋河漩渦，如一壺然。」形似，也神似。我手持相機，就站在開了鍋似的瀑布前面不遠處岩石上，不失時機地拍照這驚心動魄的畫面，倏地，相機畫面模糊了，轉過鏡頭一看，鏡面上布滿了密密麻麻針尖大小的水塵，黃褐色，我的衣服上也是，眼鏡片上也是，斑斑點點的水塵，臉上手背上也是，絲絲的涼意，只一瞬間就消失。我明白了，那騰騰的煙霧，不就是跌落的黃河水，濺起無數的水花塵霧形成的嗎？

這時，我才意識到，李白不愧爲偉大的詩人，觀察是那麼的仔細，「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今天，在壺口瀑布面前，煙霧形成的自然奇觀，我才眞正懂得李白這首詩的神韻，瀑布飛瀉，水氣蒸騰而上，燦爛的陽光照耀下，冉冉升起團團紫煙。回到山上停車場，意猶未盡，戀戀不捨，回頭望去，大壺裡奔湧的河水不見了，壺頸般的溝槽不見了，但群山中黃河河床之上那騰騰的煙霧還在，就像隱在大山裡村莊，晚炊升起的淡淡煙靄，裊裊娜娜，夕照給煙靄鑲上了金邊，漸漸地融進暮色中。

志願軍戰俘軼事

眞　如

往事鈎沉

一九五二年，朝鮮戰場交戰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但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因爲戰俘遣返問題陷入停滯。五月二日，停戰談判五項協議的四項都已達成協議，唯有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的安排問題，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中國方面則堅持要求「全部遣返」。

美方堅持戰俘「自由遣返」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台灣有關。在兩萬一千名志願軍戰俘中，原國民黨軍俘虜成分確實佔了百分七十左右。但是這些人大多數也是出身於貧苦家庭，被解放後受到人民解放軍的教育，共產黨又給他們的家庭分了土地，因此在政治上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同時也思念祖國和家鄉，內心是願意遣返的。

志願軍戰俘中存在着大量的前國民黨士兵，使台灣方面意識到：如果能夠以「自由遣返」的名義，將大部分的志願軍戰俘爭取到台灣去，無疑是一種極好的政治宣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台灣方面的特工已經進入了關押志願軍的戰俘營，秘密從事動員策反志願軍戰俘前往台灣的工作。雖然中方對美方的「自由遣返」政策不能認同，但最終還是同意在不爭論遣返原則性問題的前提下，先展開戰俘的「甄別」工作。所謂「甄別」，即詢問志願軍戰俘對自己去向的眞實意見。於是，獲得一個盡可能有利於台灣的「甄別」結果，就成了戰俘營內台灣特工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宣講與肉體恐嚇，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

戰俘營裡「國共內戰」的結果，是六千餘名志願軍戰俘被「甄別」爲願意返回大陸，更多的一萬四千餘名則被「甄別」爲不願返回，繼而被大部分送往了台灣，少部分送往了其他中立國。那麼，到底有多少志願軍戰俘是眞正自願前往台灣的呢？就目前披露的資料而言，這個數字據約爲三千人。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起，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將一萬四千二百零七名志願軍戰俘用軍艦、飛機分批送到台灣。台灣方面動用了極高的規格來歡迎志願軍戰俘抵達台灣。蔣介石派了蔣經國、張其昀、谷正綱等到碼頭歡迎。台灣還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集會。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台灣當局爲紀念戰俘們到台一周年，又將該天定名爲「自由日」，發起「條條大路通自由運動」。但歡迎過後，戰俘們首當其衝面對的，是所謂的「思想改造」。具體事務由蔣經國主持，其模式完全參照蘇聯，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寫血書、舉行向蔣介石宣誓效忠儀式，到各地做巡迴報告……經過不到三個月的訓練後，除極個別老弱病殘者退役外，「國防部」把士官以下的約九千人全部於四月下旬分撥陸海空軍，四千餘校尉級軍官參照國民黨原有的軍官戰鬥團，編爲「反共義士戰鬥團」，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直接指揮，從事對大陸的心戰工作。台灣當局似乎忘掉了戰俘們來台之前所承諾的最重要的一條：「戰俘去台灣後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肯去台灣的，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

而這邊廂，六千餘名志願軍戰俘回國後，全部集中在遼西昌圖縣。他們一面政治學習，如以抗戰狼牙山五壯士對照自己，一面恢復身體健康，所有人員一律享受中灶待遇。本着「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的原則，結果，除極個別人員外，百分之百的回國戰俘被終身控制使用，百分之九十八的黨員被開除黨籍。

志願軍戰俘，這是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背負着一段被遺忘的歷史。